

佩文齋廣羣芳譜卷第十九

茶譜

茶二

集藻表增唐柳宗元爲武中丞謝賜新茶表臣某言中使竇某至奉宣旨賜臣新茶一斤者天睠忽臨時珍俯及捧戴驚抃以喜以惶臣以無能謬司邦憲大明首出得親仰於雲霄渥澤遂行忽先霑於草木况茲靈味成自遐方照臨而甲拆惟新煦嫗而芬芳可襲調六氣而成美扶萬壽以效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敢同於嘗酒滌慮方切於飲冰撫事循涯隕越無地

劉禹錫

代武中丞謝新茶表臣某言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新

茶一斤猥沐深恩再霑殊賜承旨慶忭省躬慚惶伏以
貢自外方珍殊衆品効參藥石芳越椒蘭出自仙厨俯
頒私室義同推食空荷於曲成責在素餐實慙於虛受
〔又〕臣某言中使竇國晏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猥
降王人光臨私室恭承慶賜跪啓緘封伏以方隅入貢
採擷至珍自遠奉來以新爲貴捧而觀妙飲以滌煩顧
蘭露而慙芳豈柘漿而齊味旣榮凡口倍切丹心〔韓
翊爲田神玉謝茶表〕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詔賜臣茶
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給將士以下聖慈曲被戴荷無階
臣智謝理戎功慙盪寇前恩未報厚賜仍加念以炎蒸
恤其暴露榮分紫笋寵降朱宮味足蠲邪助其正直香

堪愈病。沃以勤勞。飲德相歡。撫心是荷。前朝饗士。往典犒軍。皆是循常。非關特達。顧惟何幸。忽被殊私。吳主禮賢。方聞置茗。晉臣愛客。纔有分茶。豈如澤被三軍。仁加千乘以欣。以忭感戴無階。宋丁謂進新茶表右件物產異金沙名非紫筍江邊地暖方呈彼苗之形闕下春寒已發其甘之味有以少爲貴者焉敢韞而藏諸見謂新茶蓋遵舊例

啓增 宋楊萬里謝傅尚書惠茶啓 遠餉新茗當自攜大瓢走汲溪泉束澗底之散薪燃折脚之石鼎烹玉塵啜香乳以享天上故人之意媿無胸中之書傳但一味攪破菜園耳

序增唐呂溫三月三日茶宴序三月三日上巳禊飲之日也。諸子議以茶酌而代焉。迺撥花砌。愛庭陰。清風逐人。日色留興。臥借青霽。坐攀香枝。閒鶯近席而未飛。紅藥拂衣而不散。迺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覺清思。雖五雲仙漿。無復加也。皮日休茶中雜詠序。按周禮酒正之職。辨四飲之物。其三曰漿。又漿人之職。供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於酒府。鄭司農云。以水和酒也。蓋當時人率以酒醴爲飲。謂乎六漿酒之醑者也。何得姬公製爾雅云。檟苦茶。卽不顯而飲之。豈聖人之純於用乎。亦草木之濟人。取舍有時也。自周以降。及於國朝。茶事竟陵子陸季疵言之詳矣。然季

疵以前稱茗飲者必渾以烹之與夫淪蔬而啜者無異也季疵始爲經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設其器命其煮飲之者除瘠而去癘雖疾醫之不若也其爲利也於人豈小哉余始得季疵書以爲備矣後又獲其顧渚山記二篇其中多茶事後又太原溫從雲武威段礪之各補茶事十數節並存於方冊茶之事由周至今竟無纖遺矣昔晉杜育有荈賦季疵有茶歌余缺然於懷者謂有其具而不形於詩亦季疵之餘恨也遂爲十詠寄天隨子

宋徽宗大觀茶論序嘗謂首地而倒生所以供人求者其類不一穀粟之於饑絲枲之於寒雖庸人孺子皆知常須而日用不以時歲之舒迫而可以

廢興也至若茶之爲物擅甌閩之秀氣鍾山川之靈稟祛襟滌滯致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沖澹閒潔韻高致靜則非皇遽之時可得而好尚矣本朝之興歲修建溪之貢龍團鳳餅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於今百廢俱舉海內晏然垂拱密勿幸致無爲縉紳之士韋布之流沐浴膏澤薰陶德化以雅尚相推從事茗飲故近歲以來采擇之精製作之工品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咸造其極且物之興廢固自有時然亦係乎時之汙隆時或皇遽人懷勞瘁則向所謂常須而日用猶且汲汲營求惟恐不獲飲茶何暇議哉世旣累洽人恬物熙則常須而日用者固久厭飫狼籍

而天下之士勵志清白競爲閒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
鏘金啜英咀華較筐篋之精爭鑒裁之別雖下士於此
時不以蓄茶爲羞可謂盛世之清尚也嗚呼至治之世
豈惟人得以盡其材而草木之靈者亦得以盡其用矣
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後人有不自知爲利害
者敘本末列於二十篇號曰茶論

〔蔡襄進茶錄序〕臣

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
品龍茶最爲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鑒若
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
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於烹試曾未聞有臣輒條數
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錄伏惟清閑之晏或賜

觀採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謹序

原歐陽修龍茶錄

後序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序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翦金爲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相家藏以爲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玩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因君謨著錄輒附於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

增

朱子安東溪試茶錄序

隄首七閩山川特異峻極廻環勢絕如甌其陽多銀銅

其陰孕鉛鐵，厥土赤墳，厥植惟茶。會建而上，羣峰益秀，迎抱相向，草木叢條，水多黃金，茶生其間，氣味殊美，豈非山川重複，土地秀粹之氣鍾於是，而物得以宜歟？北苑西距建安之泅溪二十里而近，東至東宮百里而遙，過泅溪踰東宮，則僅能成餅耳。獨北苑連屬諸山者，最勝。北苑前枕溪流，北涉數里，茶皆氣弁然，色濁味尤薄惡。况其遠者乎？亦猶橘過淮爲枳也。近蔡公作茶錄，亦云：「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造，色味皆重矣。」今北苑焙風氣亦殊，先春朝賸，常雨霽則霧露昏蒸，晝午猶寒，故茶宜之。茶宜高山之陰，而喜日陽之早，自北苑鳳山南直苦竹園頭，東南屬張坑頭，皆高遠，先陽處，歲發常早。

芽極肥乳，非民間所比。次出壑源嶺高土沃地，茶味甲於諸焙。丁謂亦云：鳳山高不百丈，無危峰絕崦，而岡阜環抱，氣勢柔秀，宜乎嘉植靈卉之所發也。又以建安茶品甲於天下，疑山川至靈之卉，天地始和之氣，盡此茶矣。又論石乳出壑嶺斷崖缺石之間，蓋草木之仙骨，丁謂之記錄建溪茶事詳備矣。至於品載止云北苑壑源嶺，及總記官私諸焙千三百三十六耳。近蔡公亦云：唯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故四方以建茶爲目，皆曰北苑。建人以近山所得，故謂之壑源。好者亦取壑源口南諸葉，皆云彌珍絕傳。致之間識者以色味品第，反以壑源爲疑。今書所異者，從二公紀土地勝絕之

自具疏園隴百名之異香味精粗之別庶知茶於草木
爲靈最矣去畝步之間別移其性又以佛嶺葉源沙溪
附見以質二焙之美故曰東溪試茶錄自東宮西溪南
焙北苑皆不足品第今略而不論黃儒品茶要錄序

說者常怪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蓋前此茶事未甚
興靈芽真笋往往委翳消腐而人不知惜自國初以來
士大夫沐浴膏澤詠歌升平之日久矣夫身世灑落神
觀沖淡惟茲茗飲爲可喜園林亦相與摘英誇異制捲
鬻新而趨時之好故殊異之品始得自出於藝莽之間
而其名遂冠天下惜使陸羽復起閱其金餅味其雲腴
當爽然自失矣因念草木之材一有負瓌偉詭特者未

嘗不遇時而後興況於人乎然士大夫間爲珍藏精試之具非尚雅好真未嘗輒出其好事者又常論其采制之出入器用之宜否較試之湯火圖於縑素傳玩於時獨未有補於賞鑒之明耳蓋園民射利膏油其面色品味易辨而難詳予因閱收之暇爲原采造之得失較試之低昂次爲十說以中其病題曰品茶要錄云

葉清

臣煮茶小品序夫渭黍汾麻泉源之異稟江橘淮枳土地之或遷誠物類之有宜亦臭味之相感也若乃擷華掇秀多識草木之名激濁揚清能辨淄澠之品斯固好事之嘉尚博識之精鑒自非笑傲塵表逍遙林下樂追王濛之約不讓陸納之風其孰能與於此乎吳楚山谷

間氣清地靈草木穎挺多孕茶薺爲人採拾大率右於
武夷者爲白乳甲於吳興者爲紫筍產禹穴者以天章
顯茂錢塘者以徑山稀至於桐廬之巖雲衡之麓鴉山
著於吳歙蒙頂傳於岷蜀角立差勝毛舉實繁然而天
賦尤異性靡俗諳苟制非其妙烹失於術雖先雷而簾
未雨而檐蒸焙以圖造作以經而泉不香水不甘爨之
揚之若淤若滓予少得溫氏所著茶說嘗識其水泉之
目有二十焉會西走巴峽經蝦蟇窟憩蕪城汲蜀崗共
東遊故郡經揚子江留丹陽酌觀音泉過無錫斟慧山
水粉槍牙旗蘇蘭薪桂且鼎且缶以飲以歡莫不淪氣
滌慮蠲病析醒祛鄙愆之生心招神明而達觀信乎物

類之宜得臭味之所感幽人之佳尚前賢之精鑒不可及已噫紫華綠英均一水也皆忘情於庶彙或求伸於知已不然者叢薄之莽溝瀆之流亦奚以異哉遊鹿故宮依蓮盛府一命受職再期服勞而虎丘之聲沸松江之清泚復在在封畛居然挹注是嘗所得於鴻漸之目二十而七也昔酈元善於水經而未嘗知茶王肅癖於茗飲而言不及水表是二美吾無愧焉凡泉二十列於右幅且使盡神方之四兩遂成其功代酒限於七升無忘真賞云

傳 **原** 宋蘇軾葉嘉傳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

功種德、不爲時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
飲其惠矣、茂先葬郝源、子孫遂爲郝源民、至嘉少植節
操、或勸之業武、曰、吾當爲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
吾事哉、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爲著其行錄、傳於
世、方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爲謁者侍上、上讀其行
錄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
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猶
未詳也、上驚、勅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守始
令採訪嘉所在、命齋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郡守
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必不屑進
未可促之、親至山中爲之勸駕、始行、登車遇相者揖之

曰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當大貴、嘉以阜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飫卿名、但未知其實耳、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如鐵、資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槌提頓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嘉曰、礪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採擇至此、可以利主、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曹處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誡小黃門監之、有頃、報曰、嘉之所爲、猶若粗疎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經師耳、嘉爲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勅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歐陽嫉嘉初進有寵、曰、吾屬